

楔子 □不擇言的詛咒

□不擇言的咒罵，常常帶來後悔莫及的結果。

一輛接著一輛的遊覽車在山路上行駛，時值春季，天氣清朗，一旁的山壁上綠樹成蔭，百花齊放；而另一側雖是深崖絕壁，但遠眺可見下方寬廣的河床，置身於大自然中，讓人身心舒暢！

藍色的遊覽車長龍中，唯一一台紅色遊覽車上的學生們，可沒那種好興致去關心美景。

「下一首換誰？換誰？」前頭的人拿著麥克風大喊著，「這首歌誰要唱啊？」這是某高中的畢業旅行，學生們吵吵鬧鬧、興奮得不得了，或聊天或吃零食，其他人則拚命拍照、不時在通道上走來走去找人合照，還有一群人正唱得起勁。

「老師啊，請他們不要一直站起來，這山路很危險耶！」司機大叔皺起眉，對老師大喊著。

女導師立刻拿過面前的麥克風，「同學！坐下、坐下！唱歌的坐在位子上就好，拍照的同學也是，不要站起來！」

一票調皮的男學生勉強坐下，麥克風只好靠傳遞的，但車內依然一片亂烘烘，吵得不可開交。

「笑一個！」張家瑋拿起手機跟一票同學自拍，然後開始傳送圖片訊息。

「張家瑋，你幹麼？發簡訊給誰啊？」大餅好奇的湊上前。

「嘿嘿！」張家瑋露出一臉奸笑，「唯一一個不能來參加畢業旅行的可憐蟲。」

「哦～～哈哈！讚啦！」大餅連忙附和，「要記得把可憐蟲三個字加上去。」

原本滿心期待畢業旅行的葉人豪，因為得了型流感，學校不得不勸他待在家中靜養，因為此類流感傳染性極強，要是讓他跟同學關在遊覽車裡，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被傳染。

張家瑋這群人向來調皮，為了這件事已經鬧葉人豪好些天，到現在出發在車上，還不忘補上最後一擊！

「厚！幹麼這樣！」張凱喬噘起了嘴，「他不能來已經很難過了，你們為什麼還要一直鬧他！」

「好玩嘛！誰叫他那麼在乎？」張家瑋按下傳送鍵，「他越在乎就越生氣，我們覺得越有趣怎樣，妳是喜歡他喔？一直幫他說話。」

「這跟喜不喜歡沒有關係。」張凱喬長得相當清秀，很多男生都喜歡她，自然是被人拿來逗弄的對象。「你們整人不要太過份啦！」

「今天是什麼日子啊，正妹？愚人節耶！」張家瑋高舉起手機，「整人萬歲！惡作劇有理！」

「哼！」張凱喬一撇頭，坐了下來。反正跟這票死男生講不通！真搞不懂怎麼會有這麼無聊的人。

沒過幾秒，張家瑋的手機響了。

「欸，可憐蟲打來的耶！」他高呼一聲，按下擴音鍵，一堆男生立刻圍過去看。

張家瑋一接起電話就揶揄道：「喂～～可憐豪！你睡過頭嘍，我們出發了耶！」

一旁的同學們嘆了口氣，都在期待葉人豪會有什麼反應。

「你、你們不要太過份！」電話那頭傳來忿忿不平的聲音。

「不能來畢旅好可惜吶！你都不知道這邊風景多美！」張家瑋繼續加油添醋，「風景超正，空氣又新鮮！」

「喂，病毒傳播器，你就認命待在家啦！全班就你一個人中流感，萬一來了帶衰怎麼辦？我們也是為你好嘛。」大餅跟著補充。

那群男生又爆出一陣大笑，張凱喬忍不住轉過頭罵他們幼稚。

「你們會迷路！」莫名其妙的，電話那頭的男孩氣急敗壞的冒出這句話。

「啥？」張家瑋愣了一下，「你是發燒燒壞腦子嘍？」

「你們的畢旅一定超爛的！車子會在山裡迷路，永遠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

一票男生圍著電話，沉默了兩秒後，再度爆出哄堂大笑。

「他真燒過頭了！」

「有沒有去看醫生啊？」

「我們有專業司機領隊，怎麼可能會迷路啦！」

「好恐怖喔～～那你趕快給我們地圖啊！還是你要來帶我們出去？」張家瑋頓了一下，「喫，抱歉，我忘記了一你根本不能來厚？哈哈哈！」

「地圖……地圖沒有用！因為你們注定會迷路，永遠永遠出不來！除、除非你們找到替死鬼，否則永遠都回不來！」

什麼玩笑都能開，但當「死」這個字一出來，氣氛瞬間變得凝重。幾個男生開始戳戳張家瑋，覺得他玩笑開太重了，感覺葉人豪是真的很不爽了，所以才口不擇言。

「你幹麼詛咒我們啊？太過份了吧！」張家瑋不悅的大吼出聲，「開開玩笑是會死喔，神經病！」

「我就是詛咒你們！我詛咒你們三十四個人都回不來！」

不等張家瑋掛掉電話，電話那頭的掛斷，車內陷入一片寂靜，連唱歌的同學都靜了下來。

張家瑋的手機擴音超大聲，至少每個人都有聽見最後一句話。

「打去道歉！」張凱喬趴在椅背上，勸著張家瑋，「出來玩明明高高興興的，聽見這個好掃興喔！」

「對啊，快打去講一下好了。」其他人紛紛起鬨，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雞皮疙瘩全冒了出來。

「道什麼歉啊？他亂講你們就信喔！今天是愚人節，他是故意整我們的！」面子比什麼都重要，張家瑋把手機往口袋一塞，一屁股坐了下來。

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的，雖然是愚人節，但這種玩笑實在令人不舒服；不過沒幾秒後，車內又恢復了吵雜，這種「小事」並不值得他們放在心上。

張凱喬回身坐定，她的位子靠窗邊，是欣賞風景的好位置，她望向窗外，看見正經過的山景似乎有些怪異，但她還來不及細看，車子就轉了一個彎，只見不遠處

有條隧道。

「咦？」她忽然看見前面的擋土牆邊，立著一塊細長的白色牌子，上頭有著令人怵目驚心的紅色字體。

身邊的同學也湊過來看，直到遊覽車經過那塊牌子，身體依然無法動彈。

牌子上寫著：上個月此處罹難三十四人。

張凱喬轉動眼珠，看向身邊的同學，彷彿在問：妳看到了嗎？

同學蹙著眉心，眼底透露著恐懼，緩緩的點頭……她看見了。

瞬間，遊覽車進入了隧道，車內陷入一陣昏暗，這讓情緒緊繃的兩個女孩緊握住雙手，不安的微微發抖。

「張家瑋，你剛有沒有看見路邊立的牌子？」前頭有人拿麥克風大吼，「你快點打去跟葉人豪道歉啦！」

「什麼東西？」

「剛剛那個牌子寫說，這裡上個月有三十四個往生者啦！」另一個坐在窗邊的同學果然也看見了。

一個聲音不安的響起，「我們班……不是三十三個人嗎？扣掉沒來的再加上老師和司機，就、就剛好是一」

「嘰—」遊覽車忽然緊急煞車，所有人都因作用力而往前急衝！接著傳來「叭」的長鳴聲。

「……」驚魂未定之際，隧道裡的燈光竟然快速熄滅。

「哇呀—」

第一章 暗夜的鬼魅之音

別貿然接聽沒有號碼的來電，你可能會聽見來自地獄的呼喚。

電腦桌上的小時鐘「滴答滴答」響著，秒針一格一格的推移時間。莫言坐在桌前沉思，電腦螢幕是空白的，他的畫板擱在手邊，離交稿日只剩三天，他卻絲毫沒有心思工作。

他是個繪者，雖為標準宅男一枚，但是卻有張足以成為明星的俊美臉龐；他不以這張臉為傲，縱使只要出門就有機會讓一堆正妹神魂顛倒，他還是寧願窩在家裡。

他討厭出門、不喜歡擁擠、更厭惡陽光，最喜歡窩在這個陰暗的小窩裡。

所謂陰暗，是因為他刻意訂製的厚重黑色窗簾，將向西的四面大窗戶全部遮住，即使時值炎夏依然可以阻隔所有的陽光射進屋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陰暗的環境令他感到舒適，他才能夠靜下心來，繪製應接不暇的畫稿。

他以「破妖」之名聞名業界，許多靈異驚悚小說的封面、電影海報，甚至是奇幻電玩的人物，都出自於他筆下；遠近馳名的原因無他，僅一點一栩栩如生！

不管是猙獰咆哮的惡魔，或是電玩中聖潔的巫女，只要由他繪出，都彷彿會活生生的自平面走出一般，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炙手可熱。

「熱到都快火燒屁股了……」莫言嘆口氣，接不完的 Case 啊，「這些人當我是神嗎？連在睡夢中也能畫出東西喔？」

他邊抱怨邊想：雖然不缺乏媽豆，因為他只要出門去晃晃，就能黏回一堆孤魂野鬼，可以用來臨摹，但是他也需要休息的好嗎？

「乾脆讓外公弄個工作退散的道具給我算了。」

況且，他現在對於「繪畫」這件事情，已經沒有那麼確定了。

一個多月前的情人節，一款由他設計包裝的巧克力暢銷熱賣，造成「瘋狂」搶購；緊接著食用巧克力的人們開始出現問題、失蹤案頻傳，在情人節當日更出現吃人的狀況。

他隔壁那個可愛的鄰居楊舒喬也宛似中邪，為此他不得不深入調查，才發現原來那批巧克力大有問題……而在調查的過程中，他更發現到一項驚人的事實——巧克力之所以被瘋狂的搶購，是因為他的設計、他的畫。

他親手繪製的「EAT ME」巧克力包裝，讓看見的人會歇斯底里的想要吃掉巧克力。

也就是說，他的畫具有一種……

「I'm amazing (amazing), yeah I'm all that (all that). If I ain't on my grind than what you call that……」

莫言登時跳了起來，他的音響忽然打開，音樂聲大作，完全不怕會吵到人似的放肆。

而他身邊一個手肘、膝蓋均扭斷的死靈，正愉快地隨著 Rap 跳起嘻哈舞步！

莫言「」的把音響給關掉，跳得正起勁的死靈一怔，不悅的再次開啟音響，他發現沒了韁帶，跳起舞來可以更加靈活耶！

這逼得莫言不得不扯掉插頭，但死靈意忿忿的開始唱起 Rap，因為車禍而身亡的他，胸口開了一個大窟窿，邊跳還邊噴血……若不是他的頭骨已壓扁到分不清樣貌，莫言猜測他應該只有十七、八歲。

莫言起身走到廚房拿出兩個補鼠器，在該插上乳酪的地方點了兩根三角柱形的香，接著從容走回跳得忘我的死靈腳邊，好整以暇的放好。

「唔，第一次使用，不知道效果如何？」他眼帶笑意。

死靈的耳朵上還鑲著耳機，大概是車禍的撞擊力太大，耳機都嵌進頭骨裡了，可惜 MP3 壞了，他只能自哼自唱加自跳。

「啊，工作工作！」莫言拿起畫筆，畫起這詭異好笑的死靈，昨天下午看見他一個「鬼」在路中央獨舞，才特別開放讓他跟回家的！否則以他貼的界符量，連百分之零點零一的死靈都溜不進來！

死靈跳得正起勁，終於一腳踩上了捕鼠器——！」

兩隻腳都被捕鼠器夾中，死靈低首一怔，不到兩秒便開始舞出他這輩子最動感的舞蹈。

「哇哇一燙燙！」他變形的嘴哀嚎著，「把那個香拿走！拿走啊！」

「刻意擾人安寧，也是違法的喔。」他不管死靈跳得多激動，逕自將他手舞足蹈

的模樣畫下，只是壓扁的頭顱實在難看，所有東西都擠在一起。莫言遲疑了一會兒，將耳機給畫了出來。

熱愛音樂的鬼，他落款這樣寫。

「好了！你該走了！」擱下畫筆，莫言從桌前拿出魔術靈，他幫符水噴罐升級了，上一次受傷時，隔壁的楊舒喬來幫他打掃，他才發現清潔劑的噴頭非常好用！兩段式開關，而且有一段能花少少的量、噴灑很大的範圍。

轉到 Spray 的地方，莫言才準備噴灑，他的手機卻突然響了起來。

「嗯？十點？」不管是經紀或是衰人麥克，都不可能會在這時候打來吧？他拿過手機一瞧，無來電顯示。

「莫非是詐騙電話？」莫言暗自微笑，打算接起來聽聽內容，再把這隻 Rap 鬼透過電波引過去那兒好了！

他打定主意，按下通話鈕。

「喂？喂—有人接了！天吶！」電話那頭傳來驚恐的聲音，「求求你，救救我們！求求你！」

惡作劇？莫言擰眉。

「我們迷路了！我們找不到出去的路啊！」好幾個人的聲音重疊在一塊，其中還夾雜哭聲，聲音聽起來年紀並不大，感覺像是一群青少年。

「你們在哪裡？」他斂起笑容，沉著聲問。

「我們……嗚嗚……我們迷路了！」他們的聲調很緊繃，哽咽著大吼，「車子開過隧道後就迷路了！我們一直出不去、出不去！」

「隧道？哪個隧道？」

「拜託你救我們！我們迷路了！救……」電話那頭突然出現雜音，接著什麼都聽不見了。

「喂？喂？」莫言連喊了幾聲，卻再也沒有回應。

他放下手機，查看來電紀錄，確定並沒有任何號碼，也無從回撥起，「是惡作劇電話嗎？今天是愚人節，搞不好是哪些無聊的傢伙隨機撥號嚇人？」

不過……他仔細思量，為什麼他彷彿聽見了電話那頭傳來一種非人的哀鳴？

他聽力雖然不算頂尖，但至少看過的鬼不計其數，知道鬼的哭嚎跟人是不同的。

就像跟前這個拚命跳舞的傢伙，他唱的歌實在有夠難懂的。

高舉起清潔劑，「滋」的按了一下，符水果然以放射狀，大範圍的噴上死靈的身軀。

「嗚哇哇哇！」先後慘遭薰香與符水清潔劑襲擊，死靈嚇得逃之夭夭，邊冒著煙邊瘋狂的朝窗邊撞去，卻立刻被反彈回來。

「啊，不好意思！我忘記鬆開界符了。」莫言忙不迭的探身向前，把電腦桌前的那道界符給撕開一小角。

這是用可再貼口紅膠黏的，可以反覆利用，非常方便。

死靈縮成一小團煙霧，逃難似的自窗縫鑽了出去，臨走前莫言沒有錯過他最後的樣貌，耳上的耳機不再嵌入頭骨裡，而是正常規矩的戴在頭上。

一如他剛剛所繪製出來的模樣。

他的畫，果然具有某些力量……只是他尚未摸清楚該如何使用。

他打從娘胎出生開始就有與常人不同之處，最明顯的便是陰陽眼，看得見各種非人，但是他從未予以理會；另一個是靈敏嗅覺，任何魍魎鬼魅的味道都逃不過他的「法鼻」。

雖然具有這些力量，但他從不想接觸，直到去年聖誕節開始……他簡直是被迫面對那些死不休的惡鬼！

偏偏陰錯陽差又認識一個天生力大無窮，暴力到無法形容的「幼稚園老師」安琪，然後他的平靜生活從此陷入了一種風暴當中，簡直不得安寧！

「幸好暴力女這幾天要跟朋友去旅遊渡假，謝天謝地，我有幾天安靜的日子可以過了……嗯？等一下！」

莫言覺得自己似乎忘記了什麼事，趕緊坐回電腦桌前，點開行事曆一瞧一旋即狠狠的倒抽了一口氣！

「星期天一外公要來！」莫言猛的站了起來、搔搔頭，一副無奈又為難的樣子。

「這時候忽然覺得暴力女可愛多了。」

因為外公非常喜歡在家開轟趴，參與者人鬼比例懸殊，他還為了這件事困惑許久，怎會有人喜歡廣邀附近所有的地縛靈來開趴的？

手機忽然又響起，莫言狐疑的再次觀察，又是沒有來電顯示。他按下接聽鍵，背景是一連串的雜音與哭聲。

「我們迷路了！求求你幫我們！喂？喂？」

莫言這次來不及說話，電話那頭又斷了訊，他遲疑了好一會兒，坐回電腦桌前點開MSN，想看看萬事通先生在不在線上。

欲心。他敲了唯一一位網路上的好友，他私下稱萬事通先生，俗稱駭客。

哈囉，難得你會主動找我。

你最近還有在駭警方電腦當娛樂的習慣嗎？

噢，你怎麼能問得這麼白呢？我這種市井小民怎麼可能會做那種事？

.....

有什麼我可以為你效勞的？

莫言臉部微微抽動，剛剛說的都是廢話！他迅速敲打鍵盤：最近有什麼失蹤案嗎？

失蹤案天天都有啊！根本列都列不完……你要停屍間的屍體照片還是驗屍報告？

我要那些照片幹什麼？不要每次都隨便給我駭進硬碟裡存檔！莫言頓了一下，我要查集體失蹤的案子……對象是青少年。

MSN的另一方突然沒有回應，莫言倒不急，他知道應該是欲心正在進行駭客任務，駭進各個警局系統，找尋所有已報案資料。

不過四十秒，視窗出現了欲心正在傳遞訊息的字樣。

有了！接著欲心貼上一大篇紀錄，內容關於下午兩點應該抵達民宿的學生們，搭

乘的整台遊覽車失去聯繫，目前警方正在搜索中。

前後的遊覽車均平安抵達，獨缺三年四班的學生。

據後面的遊覽車司機及各班導師確認，大家是一同進入隧道的，並沒有差太遠的距離，但是自隧道出來後，四班的車卻平空消失了。

以五班司機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唯有四班的車是新購入的紅色車子，其他都是藍色的，所以當一出隧道口時，前頭的車竟是藍色時，五班的司機覺得莫名其妙，一直開在前頭的紅色遊覽車咧？

隧道沒有任何岔口，回頭去找避車彎，也沒有停靠車輛，四班的車就這樣人間蒸發了。

莫言看著欲心轉貼過來的紀錄，不由得多瞥了手機一眼。

他體質特異，總是能吸引非人界的事物，在靈異的說法中，有一說是關於靈魂等於電磁波的理論，這個理論算是目前最廣為人所接受的。

而他也接受這樣的理論，因為那的確是事實。

他看得見那些壓扁、開腸剖肚的東西，是因為磁場相近、波長符合！

而手機也是透過電磁波……加上他的磁場，讓他有了不好的預感。

你現在又能未卜先知了嗎？這件事還沒上新聞呢！欲心自然問了。

剛剛接到一通奇怪的電話……

今天是愚人節，惡作劇電話多的很！

嗯，或許。莫言草草打了兩個字，他也希望只是惡作劇電話。

怎麼？你覺得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就炫翻了，從去年到今年，每逢節日你都有事耶！

閉嘴！我要去睡了。莫言蹙起眉頭，哪壺不開提哪壺！

科科……晚安。

關上螢幕，莫言又盯著手機良久，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期待它再度響起。

但最終他還是將手機切成無聲，熄了燈，早早上床睡覺。過些天外公來的話，還有一場硬仗要打，他得趕快把稿子畫好送出去，也希望剛剛的電話只是一群死小孩在惡作劇就好，希望……

在莫言沉睡之後，桌上的手機再度亮了起來，綠色的光在黑暗裡閃爍，彷彿正發著無聲的呼喊。

我們迷路了……求求你救救我們啊……

淡黃色的麥片嘩啦啦的倒進碗裡，在牛奶上載浮載沉，莫言將盒子封好，安穩舒適的坐在餐桌前，準備品嚐美味高纖的早餐。

這恐怕是他最後的清靜時刻了！因為再過一個小時，他親愛的外公就會出現在這棟屋子裡。

外公北上有事要辦，他沒有細問是什麼大事需要到他老人家借宿一夜的地步，因為依外公的能力，再大的事也能在短時間內解決。

他是個有陰陽眼但是很肉腳的人，對於降妖伏魔這種事情完全不拿手，只會拿外

公的符水跟道具來趕趕鬼、驅驅魔，其他啥都不會；可是外公就不一樣了，他不但能淨化妖鬼，甚至能通三界。

外公是能通人、鬼、神三界，赫赫有名的「三界公」。

他生意好得不得了，完全不需要開廟設宇，光是「別人」介紹的生意就應接不暇，偏偏人類總愛招惹麻煩事，有時是因果報應、有時是自惹麻煩、有人則是無意犯忌，總之，非得靠外公出馬解決不可。

外公不把這當工作，而是當成天職，他可是樂在其中咧，最好每天都能跟這些魍魎鬼魅交手，有好幾隻還「不打不相識」，現在跟在外公身邊，儼然是最佳保鏢！莫言打小是外公一手帶大的，爺孫倆可謂相依為命，但他的個性本事全部沒有受到污染……影響，作風自成一局，不愛與人相處更討厭跟鬼為伴，說不定這還是被外公害的。

誰叫外公老喜歡叫滿屋子的鬼來「熱鬧熱鬧」？又不是不知道他有多討厭那些傢伙，更厭惡他們身上散發出的腐臭味！這次外公借宿，肯定是大事，他沒問並非不孝，因為就算天都要塌下來了，外公都會跟他說小事、小事～～

「這樣幹麼問？咗！」

吃早餐配一下電視，他最愛旅遊生活頻道，不過今天他刻意先選擇了新聞台。

因為愚人節那晚接到無顯示來電的電話後，隔天一早手機竟顯示了十二通未接來電，一通一通查看，一樣是無顯示號碼，他無從回撥，之後也沒有再接到那樣的電話。

而前一日請欲心查的消息，也在四月二號登上了新聞版面。

該高中三年四班的學生連同導師、司機，依然下落不明，甚至連遊覽車的蹤跡、殘骸都不見蹤影。

新聞播得沸沸揚揚、警方調查得戰戰兢兢、靈異傳說更傳得繪聲繪影，平空消失的遊覽車、通往異空間的詭異隧道，一堆別名紛紛出籠—最令人訝異的，失蹤的不只一台遊覽車。

因為接下來幾天，陸續有失蹤案傳出，每一個失蹤者的家屬都證實，失蹤者的確是行經那條山路、甚至是那個隧道。

一天數個失蹤者，都是在遊覽車失蹤案後三天才集體爆發出來，於是現在沒有人敢再前往那個隧道，而改由另一條替代道路通行。

警方已經證實隧道內並無其他出入口，整起案件陷入撲朔迷離當中，只剩下為數甚少的勇者，願意去闖闖那條隧道。

莫言凝視著電視，人界中沒有平空消失這種事，除非……車子是到了另一個空間。

他很不願意這麼想，但找不到其他解釋，或許等到一嘆？莫言突然直起身子，警戒的往門口看去！

「是什麼東西？」他飛快地站起身，「為什麼有這麼龐大的鬼氣？」

就在他住的這棟公寓裡！

莫言緊皺眉頭，飛快地衝到鞋櫃旁，把放在最上頭像便利貼的界符拿起，隨時準

備封住這間房間所有出入口一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孤魂野鬼突然闖進這裡？

依照他的體質，這些孤魂野鬼很快就會來到他家門口—

「叮咚！」

說時遲那時快，他家的門鈴響了！

莫言瞠目結舌的瞪著跟前的門，他可以聞到噁心的腐屍味自門縫下傳來，可以感受到外頭走廊上有多大量的遊魂在飄移，可是……從來沒有哪一隻鬼有辦法按、他、家、電、鈴，所以，只有一個可能。

莫言深吸一口氣，臉色不佳的拉開門！

「阿囉哈！」熱情的招呼來自蓄有一小撮山羊鬍的老者，他瞇起眼高舉雙手，還打算跟莫言來場 Give me five！

莫言冷冷的瞪著他，還有他身後那票千軍萬馬，「你人來就好了，帶這麼多東西來做什麼？」

「啊？他們知道我要來看孫子，也想看看我的孫子嘛！」外公咯咯笑著，一雙手還懸在空中，「快點，乖孫，阿囉哈！」

「阿你個頭。」莫言臉色越來越難看，探身出去，看見幾隻遊魂妄想鑽進這層樓其他住戶的門縫底下。「喂！他們想幹麼！」

外公趕緊回首，吹了聲口哨，幾隻鬼立刻乖乖歸隊，而妄想鑽入隔壁鄰居的那隻遊魂就慘了，被門上的結界反彈入牆，疼得哀鳴。

外公伸長頸子一看，咦，隔壁的門框上有他的符水結界咧，敢情是寶貝孫子設的？他什麼時候跟鄰居有禮尚往來的習慣？

「你們，全部都給我站在外頭不許動！」莫言對著一大群各式各樣的遊魂發號施令，再轉頭看外公，「外公，你的行李呢？」

一臉哀怨的外公手還舉著呢，最靠近他的一個大胖鬼趕緊舉起雙掌跟他互擊，要不然老人家淚都快滴出來了；後頭則有兩、三隻鬼捧著外公的行李，禮貌的擠到前頭來。

莫言幫外公拎起行李，逕自走進屋內，外公還在外頭好聲好氣的跟那群遊魂講悄悄話，因為看孫子設的界符這麼多，他們要進屋也不容易啦。

「他就是這樣，生性怕羞……」

「外、公！」

「等他出去後，我再讓你們進來玩喔！」

「外公—」

外公摸了摸自個兒光溜溜的頭頂，一臉委屈的走了進來，依依不捨的把門給關上。

「我不歡迎那些東西，你又不是不知道！帶這麼多來幹什麼？」莫言實在很無力，「話先說在前頭，不准在我家開趴踢！」

「嗄？為什麼！」外公一臉驚惶失措，「可是我答應他們要辦一場別開生面的主題趴耶！主題是車禍亡靈，我打算召集附近所有因車禍死亡的靈體來這裡『搖一下』呢！」

外公越說，聲音越小……因為他寶貝孫子的臉，快要比外頭那群鬼還要可怕了！害得他迅速閉嘴，悶悶的往內走，剛好被電視正在播報的新聞引去注意力。

「喫喫喫！我有看這個新聞！」外公激動的指著螢幕，「已經越來越多人失蹤了，波麗士大人進去都找不到呢！」

「嗯哼。」莫言說著，拿起遙控器轉台。

「欸！你幹麼轉台？我還沒看完耶！」外公孩子氣的抱怨著，「這新聞夯成這樣，你怎麼無動於衷咧？」

「我喜歡看旅遊頻道。」他淡然應著，拿過手邊的餅乾，「夾心酥。」

外公忙不迭的挨在孫子身邊坐下，愉快地接過餅乾，喀嚓的咬了一大口，逕自拿走遙控器，再轉回新聞台。

「嘖嘖，真是喔……最近什麼事都有喔，越來越麻煩了！」他搖頭兼嘆氣，「你不知道最近的鬼越來越囂張，跟以前都不一樣了捏！」

莫言托著腮，外公到底是去哪裡學這些年輕人用語的？看著一個短小精幹、頭上無毛加上有白色山羊鬍的老人家用那種語氣說話，實在很不搭調。

「隧道果然有鬼嗎？」

「厚，我看更嚴重。」外公指了指螢幕，鏡頭剛好在隧道外頭從遠處拍攝，「你沒看深灰一片喔，霧濛濛哩！」

莫言定神一瞧，螢幕裡顯示的是陽光普照加萬里無雲，他疑惑的瞥了外公一眼，道行高果然就是不一樣

「所以呢？看得到是什麼東西作怪嗎？」

「看不見。」外公聳了聳肩，「啊又沒人來找我幫忙！我跟你說，這種事講鹽份的，沒鹽份很難成。」

「緣份。」莫言把嘴給噘了起來，「口ㄉ二聲，緣。」

鹽份咧，乾脆去海邊算了，鹽份超高！

雖身為三界公，可以跟人鬼神溝通聯絡，但是外公有個基本行為準則，就是沒緣份的事不做。

也就是說，他不會主動去超渡被撞死在路邊還以為自己是活人的鬼、也不會去幫忙在山中飄搖不定的地縛靈，更不可能幫忙祛邪，除非家屬前來拜託、或是死者的靈魂親自委託。

有緣份自然他就能接到訊息與工作，這叫做「憑緣行事」，沒有緣份的事他不做，並非因為不情願，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數，說不定對方命中不該有人解，所以他不能插手。

人活著時有法、死後有道、連妖都有法則，千萬不能干預與扭轉。

「如果隧道很邪怎麼辦？」他看那個隧道真的很不順眼，總覺得裡頭大有文章。

「怎樣？邪到有人一直打電話給你喔？」外公用寵溺的聲音說著，莫言不禁倒抽一口氣，「我的寶貝孫子超紅的！」

咦？莫言一驚，狐疑的看向外公。「你知道？」

外公吃完一塊夾心酥，又趕緊拿起另一塊品嚐，彷彿在說：哪有我不知道的事。

「你不會派小鬼來監視我吧？」莫言狐疑的環顧四周，這空間應該容不下任何一隻小鬼啊，「電話是愚人節那天打來的，我以為是惡作劇電話。」

「NoNoNo！」外公愉悅的拿起餅乾咬下，「那是自陰界打來的電話！」

「我就知道……」莫言輕嘆口氣，偏偏又是他接到。

「我無能為力。」莫言聳了聳肩，他向來不喜歡管事。

「素情很難說喔……」外公餘音未落，「叮一咚」的聲音突然又在房裡響起。

電鈴響了？莫言目光狐疑萬分的往門口飄去，楊舒喬回家去了、安琪去旅遊，除了這兩個女人外，應該沒有人會按他家的電鈴。

莫言走上前，從貓眼瞥了眼，果然是不速之客。

門外站了一名女警，她有著令人難忘的秀麗容貌，濃密的劍眉在深邃雙眸上方，端正的五官帶有英氣，可謂英姿颯颯、威風凜凜！

他記得她叫……閻皓羽，中性的名字，又加上剛強的閻。

不過她今天帶了一個抽抽噎噎的男孩子，整張臉幾乎都哭腫了。

「我……好像不需要做什麼筆錄吧？」他每次見到這位女警，都是傷勢慘重的時候。第一次是平安夜，第二次是情人節，除了現在這一刻外，他沒有一次跟她見面時是安然無恙的。

「你好，莫先生。」閻皓羽勾起一抹笑，「上次寄給你的鑰匙圈，有收到了嗎？」

「完整無缺，謝謝。」莫言探手就把門邊鞋櫃上的紫水晶鑰匙圈拿起來晃了晃。

「今天有事要拜託你。」閻皓羽禮貌的微微點頭，「這位是我表弟。」

莫言看向低著頭、啜泣不已的男孩，他的眼睛都哭腫了，不過身上倒是沒有什麼魍魎纏身。他挑眉，「有什麼事是妳不能解決而我可以的？」

「你知道噬人隧道的事了嗎？」她猛的把表弟往前一推，「就是這小子幹的好事！」

## 第二章 吞噬生命的隧道

死亡會帶來恐懼，卻無法令人學到教訓。

深灰色的車子在蜿蜒的山路中前進，莫言幾乎沒有什麼睡，一路上僅是閉目養神，只是偶爾往窗外瞧時，會疑惑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

「還有多久？」他坐得有點不耐煩了。

「大概還要一小時左右，快的話四十分鐘。」閻皓羽清楚的指出，因為這條山路杳無人煙，倒不用擔心塞車問題。

「喂！小子，」莫言拍了拍前座的男孩，「你再講一次你跟同學說的話。」

葉人豪怯怯的回過頭，用一種哀怨的眼神望向他。

一大清早，英氣逼人的女警就帶著這個高中生來，他是她的表弟，突然間哭哭啼啼打給當警察的表姊，說隧道的失蹤事件都是他害的。

因為重感冒而無法參加畢業旅行的他，心生怨懟，偏偏有一群同學在出發前就不停的調侃他，出發後又刺激他，甚至還用手機傳了一張他們在遊覽車上歡樂出遊的圖片給他，導致他忍無可忍，打了電話過去，詛咒了同學。

「我說，他們一定會迷路……一定要找到三十四個替死鬼，才有辦法找到路回

家……」提起這個，葉人豪又是一陣鼻酸。

「只是不能去畢業旅行，竟然說這麼重的話。」莫言擰眉，這句話看似簡單，但……

「我想說那天是愚人節啊！我太生氣就隨口嚇他們，愚人節不是可以亂講嗎？」

「是啊，可以啊！」莫言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那你們班同學呢？」

葉人豪倒抽一口氣，噤了聲，乖乖的回過身子坐定，又是低泣。

「青少年以同儕生活為主，而且他們的世界只有唸書跟玩樂。」閻皓羽從照後鏡望著莫言，「不能去畢業旅行對他們而言，是天大的事。」

換句話說，別用大人的視角看他們。

莫言與鏡裡的銳利雙眸互看，挑了挑眉，他認同關於青少年生活比較單調這點，但卻無法認可因為這樣就任意詛咒人。

他原本是不想幫忙的，一來這件事太過離奇、二來他根本什麼都不會。不過最關鍵的是，天曉得他又會因此捲入什麼麻煩！

但是這位女警因為連著兩次接觸過他的案子，深知他有「異於常人」之處，隧道失蹤案的情況頗為特殊，因此她第一個便聯想到他。

莫言聽了直犯嘀咕，又一個把他當道士的人嗎？不！外公說了，人家這次是把他當天師啊……

都是外公在旁邊推波助瀾，直說鹽份來了！人家有事相求甚至登門拜託，這鹽份超重，他應該要接。問題是他拿什麼接？就幾瓶符水？幾串佛珠？幾個護身符，還有……

莫言瞥了一眼肩上的斜背包，外公鼓吹他幫助人以積善德後，慎重其事的交給他「錦囊妙計」。

他還沒打開看裡頭藏了什麼法寶，因為外公說沒遇險不能開，遇上事情再伸手進去摸，摸到什麼就用什麼，保證樣樣有用！還志得意滿的說「古有錦囊妙計，今有斜背包道具……」

想到這他就頭痛，他一不會咒二不會法，只憑道具就能應付那神祕詭異的隧道嗎？

莫言往窗外望去，一路上風光明媚，左手邊是高聳山壁，右方就是開的山路，山路繞著河谷鋪設，可以瞧見底下河床裸露、卵石遍佈卻鮮少溪水的河流。

遠遠的，他已瞧見臨近山頂，有一處沖天黑氣，黑得令他膽寒。

他為什麼要來這裡鼓吹他說鹽份夠多夠鹹的外公又沒一起來，只說他有正事要辦，還祝他旗開得勝？

旗開個……

「到了。」車子減緩了速度，閻皓羽狐疑的往前方探視，不免憂心忡忡，「奇怪了……」

「是啊，這當然怪！」

莫言看著車子掠過第一個檢查哨，一、兩部警車停在路欄邊，三角形鐵架就擋在路上，但一個警察也沒有；緊接著是好幾部 SNG 車，空無一人；然後他們遇到第一條黃色警示線，就綁在左右的三角鐵架下。

閻皓羽停下車子，下車將黃色警示線給鬆開。

從這兒可以看見彎道上的隧道口，一路而上，沒有警方、沒有媒體、沒有記者。

「不太對勁。」閻皓羽鬆開繩子後，坐回車裡，拿起了無線電，「喂，這裡是 7103，聽到請回答。」

她按下無線電，得到的卻是一片雜音，「沙沙……嚓嚓……」

一邊保持通話，她一邊緩緩的將車子往前開，莫言則提高警覺的望著四周，這片寂靜太驚人，怎麼可能會一個人人都沒有？

尤其是媒體，颱風天都能站在溪流裡告訴大眾水深及腰的不要命式報導，怎麼可能這時會失去蹤影？

車子突然一陣震盪，像是輾過一個東西，莫言貼在窗邊看，發現是一台已碎掉的攝影機。

「停車！」莫言喊了一聲，閻皓羽登時煞住了車子。

「怎麼了？」她回首，眉宇之間都是警戒。

車子才停妥，莫言隨即下了車。他走向摔在地上的攝影機，通常攝影師總是機在人在，發生了什麼事會讓他們扔下這樣重要的裝備。

他伸手撫上黑色的器材，卻摸到一陣濕濡。他將之翻轉向上，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猩紅。

「表姊，為什麼都沒有人？」關門聲傳來，葉人豪也下了車。

莫言只是以眼尾瞥了他一眼，趕緊隨手把血給抹掉。有未成年的小子在，別讓他看見這帶有血的景色。

「我不知道。」閻皓羽站在車子旁，繼續拿著無線電努力聯繫。「喂？我是閻警官！有人聽得見嗎？我的方位在隧道入口處十公尺外，請問有人在嗎？哈囉？」

「……嚓嚓……」

葉人豪也拿出手機來看，兩秒鐘後開始拜手機，他換了好幾個位子，卻都接收不到訊號。莫言這才把手機拿出來，該是滿格的地方出現一個大×，寫著「僅供緊急通話」。

唉……他要是真的撥 119，不知道會撥到哪裡去。

「沙沙……」無線電依然很不給面子，閻皓羽顯得有點焦急。

「我們走上去吧！」莫言 喝著，「別再管無線電了，這裡的磁場特殊，不會有聲音的！」

「磁場？」葉人豪很好奇的睜圓了眼。

「你不會想知道原委的。」莫言神祕一笑，葉人豪卻為之一凜。

閻皓羽皺起眉頭，深吸了一口氣，右手擋在配槍上警戒著，同仁們不可能全數消失，就算是打劫，也不該會……她鬆開無線電，決定先跟著莫言上去。

「嚓！嚓！」無線電發出最後的聲音，然後是「哇啊啊啊一」

一陣淒厲的慘叫聲忽然自無線電裡逆射出來，閻皓羽嚇得重新抓回無線電，而剛掠過車子的莫言也立即回身衝過去。

因為太緊張，閻皓羽一時沒握好，等右手好不容易握緊無線電，正要按下通話鍵

準備開口時，卻被人狠狠的扯掉手中的東西！

閻皓羽瞪大雙眼，回神之際只看見莫言站在她身邊，右手拉著彈性繩，尾端垂掛著正在搖晃的無線電。

「救命！哇……救命啊！」那圓形的無線電順著繩子彈彈跳跳，呼救聲與雜音同時響起。

「你在做什麼」閻皓羽大喝一聲，伸長了手想搶回無線電。

「規則一，不要回應任何妳看不見的人。」莫言將無線電往車內一甩，「除非妳確定對方是人。」

咦？閻皓羽倒抽了一口氣，瞪著被扔回車內的無線電，那是年輕人的聲音，甚至還在哭嚎呢！可是她沒有辦法思考，莫言已經一把拉起她的手，扯著她走向臉色蒼白的葉人豪身邊。

「規則二，不許喊對方的全名。」他放開閻皓羽，輕鬆自若的說著，「我的筆名是破妖，就這樣稱呼我吧！你叫阿豪，妳呢，就叫 9527 吧！」

「……我為什麼要叫 9527！」閻皓羽不高興的斜睨了莫言一眼，那是星爺電影裡的角色，「叫我閻警官。」

莫言聳了聳肩，隨便她。

可是，葉人豪卻全身不停地顫抖，兩眼發直的瞪著警車。

「阿豪？」閻皓羽搖了搖他，「你怎麼了？」

莫言循著葉人豪的視線環顧四周，他這種超級陰陽眼都沒瞧見啥，別告訴他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小子看得比他更清楚？

「那個……那個是張家瑋的聲音！」他的聲音在發抖，「我不會聽錯的，那個是我同學的聲音！」

閻皓羽立刻擺出想衝回警車拿無線電的架式。

「別輕舉妄動，誰知道那位是生是死……」莫言回身往山下看，「不過……現在上來這一批應該是活人了。」

閻皓羽詫異的往下頭看一有三輛車緩緩的往這兒開來，每一輛都在行經檢查哨時緩下速度，似乎對自己前進的舉動相當質疑；若不是清楚的瞧見莫言他們三人站在那兒，恐怕一時半刻不會下車。

這時候上山來的，肯定是與山上員警失聯的當地警方、想來挖獨家的媒體、或者是堅持要從這裡回家的勇者。

人越多，莫言的心情就越差。

「長官！」在表明官階之後，閻皓羽向一位中年凸肚男敬了禮。

「別多禮，這裡是怎麼回事？上午之後就完全失聯了。」張局長帶著兩位下屬，瘦高的是李警官、壯碩者是大熊警官，他們不得不親自上來，因為大部份的警力都安排在這兒，卻盡數失聯了。

「不清楚，我們才剛剛抵達。」

另一邊忙碌的身影蹦蹦跳跳，一名嬌小的白衣女子手持麥克風，「快點拍，我要 SNG 連線，拍一下這景象……」看清楚眼前情況，她愣住了，「怎麼只有這些人？」

「我保證妳的 SNG 連不上。」莫言說完將視線落在最後一台車上，裡頭走出個孔武有力的男人，緊蹙著眉望著這一切。

「先生貴姓，請問一下剛剛這裡發生什麼事？」張珮娟完全發揮記者本能，麥克風立即往莫言嘴邊塞。

「我剛到，等會兒要進隧道一探究竟，記者小姐有沒有興趣陪我一起進去呢？」張珮娟瞪大了眼睛，視線越過莫言身邊往那陰暗的隧道口看，該死……她不敢！她回頭看著攝影師王政，他的鏡頭也大力的左右搖擺。

數家電視台互相聯絡，卻沒有人聯繫得上自己家的記者，他們家也一樣，但張珮娟等著播大新聞很久了，幾天前就守在離隧道最近的地方，一旦長官下令，她就飛也似的奔來。

「這也失聯得太誇張了吧？之前這兒滿滿的都是警察跟媒體啊……現在只有空盪盪的警車跟滿地的麥克風……還有摔碎的攝影機？」她喃喃道，語氣中充滿不可思議和微微驚恐。

那孔武有力的男人頭上繫著紅頭巾，走過來，定定的望著莫言，說出口的是帶有腔調的國語。

「我要回家。」

「這裡現在並不安全。」莫言一向深信與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原住民，能感受到不尋常的東西，「你應該多少能感應到。」

男人不約而同的往隧道望去，點了點頭，「還是得回去。」

莫言原本想拒絕這麼多人前往未知的地帶，因為過去的經驗告訴他，多帶人只是多增加犧牲罷了！但是過去的經驗同時也告訴他，有時候同伴是能夠在緊要關頭伸出援手的。

「我不能保證進去隧道後會發生什麼事，請各位三思。」莫言說著，指向這一片詭異的荒蕪，「你們也瞧見這裡的情況、你們失聯的同事……」

「誰要你保證了？」張局長挺直腰桿，凸出小腹，用一種輕蔑的態度瞪向他，宣示地盤指揮權的態度明顯，只差沒說莫言憑什麼說話。

張局長使使眼色，李警官立即上前說明。

「我們已經確定稍早在這裡的同仁跟記者朋友都失聯，預測是有什麼事情吸引他們的注意，進而進入這個隧道。」他這麼斷定是因為沒有人下山，唯一的路只有往前走，「現在我們打算進去找人，如果各位也要一起進去，請務必聽從我們的指揮與調度。」

莫言默然的站到一邊去，反正等下遇到什麼怪事，麻煩不要鬼吼鬼叫就好；閻皓羽當然尊重長官，但是她更尊重專業與經驗值。莫言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太高了，等級超出所有人，她認為應該讓他領頭才是。

「我要拍攝喔！」經過短暫遲疑，但搶頭條的執著還是戰勝恐懼，張珮娟高舉著手，她的重點只有報導。

張局長勉為其難的點點頭，其他兩名警官也舉雙手贊成。事實上，若非不得已，他們三個根本不想進入這駭人的隧道！別說一車高中生失蹤，之後失蹤的人車如

此之多，簡直是隧道中的百慕達，他們為什麼要冒這個險？要不是因為上頭下令，要他們快點把事情查清楚，不要讓怪力亂神之說充斥在媒體版面上頭，甚至要求張局長親自出馬，不然誰會去蹚這種渾水？幸好，還有一堆人也要結伴成行。

「張局長。」閻皓羽上前一步，「我們都知道隧道裡頭有古怪，這位破妖先生是我特地找來的，他有相關經驗，或許應該先聽聽他怎麼說。」

相關經驗？喂……莫言無力的扯了下嘴角，可以不要出賣他嗎？想要過低調的人生怎麼這麼難。

李警官這下眉挑得可高了，上下打量了莫言一圈，長相無可挑剔的俊美，這傢伙是來拍偶像劇的嗎？身材不差就是削瘦了些，臉色看起來有些蒼白，完全就是個小白臉，能做什麼？

「什麼叫相關經驗啊？」張珮娟好奇的發問。

「就是……」閻皓羽張口欲言，卻不知從何說起。因為由她開口說這些鬼魅之事實在很荒唐，她是員警、是信奉科學的人，卻找了一個一

「就是這裡頭可能鬧鬼，以及，我有遇過。」莫言簡潔俐落的幫閻皓羽說完，引起現場一陣小小騷動。

唯有那繫紅頭巾的老大哥，不動如山，但雙眼卻迅速的瞥了莫言一下。

莫言這句話道出大家心中的恐懼，張局長當然也知道這裡頭大有問題，一條封閉、僅有兩個出入口的隧道，怎麼會有人消失？有人失蹤？就算人能從逃生路線離開，那車子呢？

有進無出，誰都知道這太不尋常了。

「什麼、什麼鬼！」大熊警官意圖駁斥，卻沒注意到自己的聲音在顫抖，「這可能只是一起綁架案，或是山難……咳！」

大概太過緊張，他說不下去，臉色難看的望向同僚，李警官立刻清了清喉嚨，趕緊接口，「閻警官，妳怎麼會找這種人來？」

「我處理過兩起跟他有關的案子，相信我，如果換做是你們，也會希望找個懂的人來。」她話不說破，但眼神卻堅定的讓張局長信服。

事實上他們雖倡導科學辦案，但是每每遇上破不了的懸案，誰不會到廟裡去祈求神明指引明路？夢見破案關鍵或是被死者託夢的警官更不在少數。

「好吧！破妖嗎？真是個明白的名字啊！」張局長忽然換上一副笑臉，跟剛剛的輕蔑態度差了十萬八千里，「有些事情我們專業、有些是你專業，那就麻煩你好了！」

誰專業啊？莫言擰眉，他只是一個繪者……一個天生跟節日犯大沖的倒楣蛋！

「規則講一下。」他懶得理張局長那近乎諂媚的神情，也不想理會那個把他當新聞話題的女記者，輕推了下閻皓羽，請她代勞。

所以閻皓羽再說了一次簡單的規則，關於名字稱謂，還有不要隨便回應聲音與叫喚等等，每個人要把大家的代號牢記在心。

張珮娟打死都要報導這獨一無二的大獨家，所以攝影師王政自然奉陪到底，他也

知道這新聞價值有多大！

加上被莫言稱為紅老大的原住民，堅持要回家，這樣要進入隧道的人數就有八個。

葉人豪原本被要求留下來，未成年的他不宜進入，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得一個人留在外面，又想到莫名其妙失蹤的同學們，說什麼也寧願跟大家在一起。更別說，他認定意外的始作俑者是自己！

於是他們一行九人，就這樣往隧道走去，腳步再沉也得走上去。臨近隧道口是個險坡，開車還行，走起路來就有點吃力，短短十公尺，卻走得有些累人。

一直到接近隧道口時，沉重的壓力登時席捲而至。

超級廣大的隧道呈現在眼前，藉由陽光所及視線僅數公尺而已，那兒空無一物，只有地上的雙黃線依然存在。

再遠一點，可以瞧見隧道頂上的黃色燈光有的持續亮著、有的忽明忽滅，剩下的就是灰色的山壁，還有徹頭徹尾的黑暗。

對莫言而言，這是一種讓他背脊發涼的氛圍。

這裡頭有問題，他百分之百確定！因為那壓力驚人，在燈光每次閃爍之際，他都可以瞧見有什麼東西在空中竄動。

「嗚—喔喔喔—」自隧道另一端忽然傳來詭異的聲響，眾人正在疑惑之際，一陣風壓自黑暗裡撲面而來！

「哇啊！」張珮娟趕緊護住裙子，生怕這陣風吹得春光外洩。

強大的風襲來，那似悲鳴的聲音宛若風穿過孔洞的聲響，紅老大雙手合十喃喃自語，而莫言則飛快地摀住口鼻，整個人倏的蹲下身來。

天啊！好臭！這是什麼味道啊

莫言緊閉雙眼，不只是血腥味，還有一種腥臭味，彷彿是在海裡腐爛的生物，散發出一種混著海藻與腐化蛋白質的噁心氣息。

「你怎麼了？」閻皓羽擔憂的拍拍莫言的肩，這陣風是很大，但不至於吹倒這個大男人吧？

「不……沒什麼……」他臉色難看的重新直起身子，前頭的嘻哈二人警官輕蔑的瞥了他一眼，隱隱還帶著竊笑。

他沒空理那些嘲笑，他只在乎這隧道裡究竟存有什麼？

「沒有人知道進去後會看見什麼，會碰到什麼，我勸大家三思。」莫言還是出聲警告了，「真的不是非進去不可，最好是不要進去。」

閻皓羽一臉堅定，張珮娟兩腳都在發抖，可是記者的本能正鞭策著她，而紅老大波瀾不驚，彷彿莫言剛剛說的是火星文般，完全不受影響。

倒是那兩個警官面有難色，不停地交換眼神，腳步開始遲疑。

「怕什麼！隧道就隧道，能有什麼東西？」張局長一喝，像是在替自己打氣，「我是來找失聯的弟兄的，還有許多民眾，總是得進去看看找找吧！」

莫言閉上雙眼，強忍著噁心的氣味，他逼自己杜絕耳邊的吵鬧，要專心、要冷靜……雖然這是外公跟他說「鹽份超重」的事情，但他現在回身離開還是來得及。

睜眼，炙熱的視線傳來，葉人豪用一種既恐懼卻比任何人都堅定的眼神望著他。

「我要找到我同學。」他這麼說。

好吧！莫言穩下心緒，率先邁開步伐，那就走吧，既然是緣份！

一直到陽光都消失後，隧道裡變得伸手不見五指，剛剛在外面明明瞧見的隧道頂燈也頓時消失似的，成了一片徹底的黑。

警官們紛紛拿出手電筒，而攝影師也打開機器上的大燈，莫言則拿出隨身必備的手電筒，紅老大倒是從容，每一步都穩健踏實，有這麼多人開燈，他根本不需要照明了。

隧道裡除了他們的腳步聲外，幾乎沒有任何聲響，只有那強力的風傳送著悲鳴，定時自另一端襲至；閻皓羽計算過，大概是十分鐘一次。

「……喂！好像越來越冷耶！」張珮娟的聲音細細的，在隧道裡仍舊造成迴音。

「嗯，我也這麼覺得。」葉人豪出聲附和，氣溫的確越來越低。

像是自隧道頂有冷氣團降下似的，一點一點灑在他們身上，溫度以平緩速度逐漸降低。

氣氛寂靜的令人寒毛直豎，莫言不時往隧道壁上照去，因為他總覺得，那兒有聲音……怦怦、怦怦，固定節奏宛如心跳的聲音，從牆的另一端傳來。

可惜他的聽力不夠好，要是對鬼音聽力敏銳的安琪在的話……莫言深吸一口氣，有她在的話他就會很累！他是哪根筋不對勁，去想這些有的沒的！

曲折的彎道一個接一個，莫言未曾作聲，他拿著手電筒小心翼翼的四處照射，很驚人的發現一路走來，路上沒有一台車子或是人煙，嚴格來說，是絲毫未有蛛絲馬跡。

其實光是開車在隧道裡就給人一種龐大的壓迫感了，更別說當隻身走在隧道裡時，那種壓力更加巨大。

「燈！」葉人豪忽然驚呼一聲，對著前方喊著。

在左前方的彎道頂上，出現了泛紅的燈光。

似乎感覺到那兒有光明，眾人不由得加快了腳步，唯有莫言反而緩下步伐。

「難道沒有人發現，那燈來得很離奇嗎？」他皺起眉頭。

「從入口進來拐了六次彎道才看得見燈光，但是剛剛站在隧道口時，遠遠的就看見直線方向有燈了。」閻皓羽拉住身邊的表弟，一起緩下速度，「難道我們站在隧道口，可以看見六個曲折後的燈光？」

莫言失聲而笑，他覺得閻皓羽的口吻相當有趣，她像是不可思議又不願相信。

「妳認為這是可能的嗎？」

「絕對不可能！」閻皓羽斬釘截鐵的說，「我是物理博士，這種事根本不可能！」

「在人的世界中不可能，但世界上有很多科學無法解釋的事情，妳接觸我上兩個案子時就應該發現了。」莫言微微一笑，「我建議妳把科學角度拋開，否則妳很難承受接下來的事情。」

「接下來會有什麼事？」她的口吻不悅，手上牽著的葉人豪在發抖。

「我也不知道。」莫言沉下眼色，看著前頭幾近要奔跑的人們，「就是不知道……才令人感到不安啊……」

他不愛接觸人群，更討厭接近鬼魂，但偏偏從去年聖誕節開始，不斷碰到這些事，就像是……有人要他習慣一樣……

終於走到了彎道，眼前由一片昏黃的燈光照明，這段隧道頂燈全數開啟，只是比平常稍嫌昏暗，但至少燈火通明，可以收起手電筒。

可是卻沒有人因為有燈光而安心，因為眼前的景象，有些不可思議。

大量的車子任意停放在隧道之內，並沒有如同大家所想的，朝著一致的方向；車子橫七豎八的亂停，甚至還有車子直接撞上山壁，導致引擎蓋凹陷，也有不少座車車門敞開，大燈甚至還亮著，照著遙遠未知的前方。

「怎麼會這樣……」閻皓羽訝異的望著眼前一片亂象，「有人嗎？有人在嗎？」

「有人嗎……有人在嗎……」隧道裡傳來她的迴音。

大家只好分散開來，每一個人在凌亂無章的車陣中，找尋一條道路前進，這裡簡直像發生過重大災難、或是連環車禍一樣，還有為數不少的車子根本是停在別台車子「上方」。

張珮娟握著麥克風的手在顫抖，她正站在一輛四腳朝天的車子前方，那是她所屬電視台的 SNG 車，旁邊還有其他電視台的車子，裡頭空空如也，沒有一個人在。昏黃的燈光加上這些異狀，如果說這裡發生過爆炸根本不足為奇，但卻沒有任何火焚燒的現象，也沒有看見這裡留下一滴血漬。

莫言望著連擋風玻璃都破碎的車子，不禁想問：車主呢？這些車子裡的人都到哪裡去了？

「張局長！」前方傳來驚呼聲，「是我們的車子！」

大家聽見呼聲後，便全部往聲音的方向移動，果然看見了幾輛黑白警車被擠在角落。

每一輛警車的無線電都連著線拖在地上，車門大開，大燈也照著前方，甚至連鑰匙都還插在上頭。

可是車內卻沒有人。

「人都到哪裡去了……」連李警官也不可思議的望著遠方，那如海浪般一層又一層的車潮，「而且這麼多車為什麼會停成這樣？」

「太奇怪了！」每個人心裡都有無數疑問，但是卻無從得到解答。

大量車潮、像發生車禍般的東倒西歪，但是絲毫不見血跡、杳無人煙，這太匪夷所思了！

「感覺好像……大家都在這裡下車，」葉人豪單純的說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後走、走出去？」

所有人不約而同的回頭，望向了他。

真是個好說法，大家同時在這裡下車，才會連車門都沒關，就逕自往前走。是什麼東西吸引他們連門都不關就往前走、是什麼力量促使員警連鑰匙都沒拔就離開車內？

「還不如說是平空消失還比較有理吧？」大熊警官說出了心底最害怕的想法，「誰會在隧道中間放下一切這樣走出去啊！」

許多人内心興起恐懼，即使一直說服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當事實擺在眼前時，卻又無從解釋起。

莫言看向一直在四處拍照的閻皓羽，她儼然是個蒐證人員。

「感覺……」她直起身子，喃喃自語，「好像不太對……」

「這情況怎麼會對。」莫言淡淡回應。

「為什麼警方會開車進來？他們不是應該都在外頭嗎？還有 SNG 車，也全都擠了進來？可是隧道外面還有一、兩台空車……」

張局長聞言也湊了過來，與閻皓羽隔著一台紅色的汽車相望，「我們沒有下令要這麼多台警車前來搜索，這的確不尋常！」

「而且隧道已經封了三天了不是嗎？」張珮娟趕緊接口，「這隧道裡怎麼會有這麼多車？」

是啊，車子多到讓人感覺像是所有進入的車都……一起停在這個空間裡似的。

「好像逃難喔。」冷不防的，葉人豪皺著眉迸出這麼一句。

莫言定定的望著他，深吸了一口氣。逃難？真糟糕，他為什麼突然覺得這句話中肯到不行？

「劈——」

不知道哪兒突然傳出聲響，像是有什麼東西裂開似的。

最先反應的是紅老大，只是抬頭張望一秒，他竟瞬間邁開步伐，開始往前衝去！健步如飛的躍上汽車、踩過車頂，迅速的往前飛奔！

「那是……」王政丈二金剛摸不頭腦，他的攝影機正在捕捉聲音的來源，卻呆呆的望著快消失的紅老大。

「劈——劈——劈——」

聲音開始變大了，自遠而近，莫言用力一握拳後鬆開，一把將閻皓羽往前推。

「什麼？」她帶著微慍的回首。

「跑！」莫言大吼一聲，拉著發呆的葉人豪直接往前奔去。

他這一吼，叫醒了所有呆愣的人們，他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跑，但是氣氛搞成這樣，跟著跑就是了。

王政一邊跑，肩上的攝影機依然拍攝著逃難情況，張珮娟也不忘邊逃難邊做報導。

直到他們看見聲音的來源為止。

隧道的山壁從遠方一路向他們迸裂而至，整條隧道出現駭人的裂縫，石壁剝落，石塊也跟著砸下，莫言要大家只管往前跑，千萬別停留，但還是有人因此緩下脚步。

「地震嗎？」李警官大聲問。

「不會吧？沒有天搖地動啊？」大熊警官大聲回著。

餘音未落，天地忽然震了起來！

「哪個烏鵲嘴啊？」莫言大手一勾，把閻皓羽拉到身邊，要他們表姊弟蹲下，先穩住重心再說。

遠處傳來轟隆隆的地鳴聲，大地彷彿在悲泣，天地震盪的威力讓人心驚膽戰，而山壁裂開的縫裡開始滲出地下水……不！莫言皺眉，詫異的望向石壁。

鮮紅濃稠的血水大量從裡頭滲了出來，血水自山壁內衝撞上地面，裂縫越來越大，血水也逐漸洶湧，腐臭味充斥著整個隧道，張珮娟的乾嘔聲證明每個人都聞到了！

「不對、不對！大家都起來！」莫言看著迅速蔓延到腳邊的血水，那是褐色的血液，已經是腐敗的味道，「繼續往前走！」

「地還在搖耶！」王政不悅的回吼著，遠方疊在一起的汽車因為震動而摔了下來，在隧道裡發出駭人巨響。

「快跑！」莫言懶得解釋，拉著葉人豪便繼續往前奔。

這不是地震，這是有東西在作祟，他們要是再不走，勢必會淹死在隧道裡！

他一向不喜歡隧道，既封閉又陰暗，一條狹窄的道路，天曉得進的是生門還是死門啊！

而剛剛他隱約聽見的怦怦聲變得清晰，而且節奏變得更快了。

「是出口！」葉人豪指著前方的亮處大喊著。

血水已經淹滿了地面，每個人的步伐聲中都帶著水聲，血水越升越快、越流越急。

張珮娟的尖叫聲不絕於耳，她淺粉色的套裝被暗紅血水濺的到處都是，張局長的低咒聲不時傳來，而最早奔走的紅老大早已不見蹤影。

結果葉人豪說對了，那些車主恐怕是在逃離！

「砰！」莫言身後的山壁竟然直接落下一大塊壁面，血水如同小瀑布般洶湧而來！

「哇啊！」王政回頭望著，瞬間加足馬力，跑得比張珮娟還快。

莫言也不由得回首，看著大片脫落的山壁裡，有著比這條隧道、這腐爛的血水還要驚人的東西。

一雙金黃大眼熠熠有光的鑲在牆裡，血水宛似它的淚水，盈眶而出。

「破妖！看前面一」

「砰！」